

红色记忆系列

风云初记

FENGYUNCHUJI



孙犁/著

信念的力量托起明天的太阳
让思想的烛光点亮我们的灵魂

上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记忆系列

风云初记



孙犁/著

上



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云初记/孙犁 著;胡春辉等改编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10.5

(红色记忆系列)

ISBN 978-7-5387-0023-7

I. 风… II. ①孙… ②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—缩写本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8624 号

风云初记

作 者: 孙 犁

出 品 人: 张四季

责任编辑: 赵 岩

插图绘制: 于学敏 赵 静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: 130011

电 话: 总编办: 0431-86012927 发行科: 0431-86012952

网 址: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80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1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定 价: 53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一九三七年春夏两季，冀中平原大旱。五月，滹沱河底晒干了，热风卷着黄沙，吹干河滩上蔓延生长的红色的水柳。三稜草和别的杂色的小花，在夜间开放，白天就枯焦。农民们说：不要看眼下这么旱，定然是个水涝之年。可是一直到六月初，还没落下透雨，从北平、保定一带回家歇伏的买卖人，把日本侵略华北的消息带到乡村。

河北子午镇的农民，中午躺在村北大堤埝的树荫凉里歇晌。在堤埝拐角一棵大榆树下面，



有两个年轻的妇女对着怀纺线。从她们的长相和穿着上看，好像姐妹俩，小的十六七岁，大的也不过二十七八。姐姐脸儿有些黄瘦，眉眼带些愁苦；可是，过多的希望，过早的热情，已经在妹妹的神情举动里，充分地流露出来。她们头顶的树叶纹丝不动，知了叫得焦躁刺耳，沙沙的粘虫屎，掉到地面上来。

这姐妹两个姓吴，大的叫秋分，小的叫春儿。大的已经出嫁，婆家在五龙堂。

五龙堂是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庄，河从西南上滚滚流来，到了这个地方，突然曲敛一下，转了一个死弯。五龙堂的居民，在河流转角的地方，打起高堤，钉上桩木，这是滹沱河有名的一段险堤。

大水好多次冲平了这小小的村庄：或是卷走它所有的一切，旋成一个深坑；或是一滚黄沙，淤平村里最高的房顶。小村庄并没叫大水征服，每逢堤埝出险，一声锣响，全村的男女

老少，立时全站到堤埝上来。他们用一切力量和物料堵塞险口，他们摘下门窗，拆下梁木砖瓦，女人们抬来箱柜桌椅，抱来被褥炕席。

每年大水冲了房，不等水撤完，他们就互助着打甃烧砖，刨树拉锯，盖起新房来。房基打得更坚实，墙垒得更厚，房盖得比冲毁的更高。他们的房没有院墙和陪衬，都是孤零零的一座北屋，远处看去，就像一座一座的小塔。台阶非常高，从院子走到屋里，好像上楼一样。

秋分的公爹叫高四海，现在有六十岁了。这一带村庄喜好乐器，老头儿从光着屁股就学吹大管，不久成了一把好手。这老人不只是一个音乐家，还是有名的热情人，村庄活动的组织家。

在十年以前，这里曾有一次农民的暴动，暴动从高阳、蠡县开始，各个村庄都打出了红旗，集在田野里开会。红旗是第一次在平原上出现，热情又鲜明。高四海和他的十八岁的儿



子庆山、十七岁刚过门的儿媳秋分全参加了，因为勇敢，庆山成了一个领袖。

可是只有几天的工夫，暴动很快地失败了。一个炎热的日子，暴动的农民退到河堤上来，把红旗插在五龙堂的庙顶。农民做了最后的抵抗，庆山胸部受了伤。到了夜晚，高四海拜托了一个知己，把他和本村一个叫高翔的中学生装在一只小船的底舱，逃了出去。在那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送庆山出走的只有两个人。

年老的父亲扳着船舱的小窗户说：“走吧！出去了哪里都是活路！叫他们等着吧！”说着，用力帮着推开小船，就回去了。他还要帮着那些农民，那些一起斗争过、现在失败了的同志们，葬埋战死在田野里的难友。另外送行的是十七岁的女孩子秋分，当父亲和庆山说话的时候，她站在远远的堤坡上，

庆山出去，十年没有音讯，死活不知。和他一块逃出的那个学生，在上海工厂里被捕，





去年解到北平来坐狱，才捎来一个口讯，说庆山到江西去了。

高四海只有四亩地，全躺在河滩上，每年闹好了，收点小黑豆。他在堤埝上垒了一座小屋，前面搭了一架凉棚，开茶馆、卖大碗面。这里是一个小小的渡口。

每年春夏两季，河底干了，摆渡闲了，秋分就告诉公公不要忘记给望日莲和丝瓜浇水，就回到子午镇，来帮着妹妹纺线织布。

子午镇和五龙堂隔河相望，却不常犯水，村东村北都是好胶泥地，很多种成了水浇园子，一年两三季收成，和五龙堂的白沙碱地旱涝不收的情形，恰恰相反。

子午镇的几家地主都是姓田，田大瞎子（那年暴动，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，被打伤了一只眼睛）在村里号称“大班”，当着村长，家里有小做活的芒种和打杂的老温。

一辆大车赶到田家门口，少当家田耀武拍

拍衣裳下来。田耀武在北平朝阳大学学的是法律，在一年级的時候，就习练官场的做派：长袍马褂、丝袜缎鞋，在宿舍里打牌，往公寓里叫窑姐儿。临到毕业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北平的空气很是紧张，“一二·九”以后，同学们更实际起来，有的深入到军队里进行鼓动，有的回到乡下去组织农民。田耀武一贯对这些活动没有兴趣，他积极奔走官场，可也没得攀缘上去，考试完了，只好先回家里来。

晚上，田家二门以外也有个小小的宴会。老常和老温坐在牲口棚里的短炕上，芒种点着槽头上的煤油灯，提着料斗，给牲口撒上料。老常说：“芒种！去看看二门上了没有，摸摸要是上了，轿车车底下盛碎皮条的小木箱里有一个瓶子，你去拿来！”

芒种一丢料斗子就跑了出去，提回一瓶酒来，拔出棒子核，仰着脖子喝了一口，递给老温。老常说：“尝尝我办来的货吧，真正的二



锅头!”

“等等!”芒种小声说,“我预备点菜。”他抓起喂牲口的大料勺,在水桶里刷洗,把两辆车上的油瓶里的黑油倒了来,又在草堆里摸着几个鸡蛋,在炕洞里支起火来炒熟了,折了几根秫秸尖当筷子。

芒种今年十八岁了,在田家已经当了六年小工。他原是春儿的爹吴大印在这里当领青的时候引进来的。那一年大秋上,为多叫半工们吃了一顿稀饭,田大瞎子恼了,又常提秋分的女婿是共产党,吴大印一气辞了活,扯起一件破袍子下了关东,临走把两个女儿托靠给亲家高四海,把芒种托靠给伙计老常。告诉两个女儿,芒种要是缝缝补补,短了鞋袜的,帮凑一下。芒种也早起晚睡,抽空给她姐俩担挑打水,做做重力气活儿。

 2

田大瞎子替儿子张罗，想找点儿事做。他家和张荫梧沾点亲戚，就写了一封信，叫田耀武到博野杨村去一趟。那时张荫梧管辖着附近几个县，要组织民团，还要“改选”区长，就叫田耀武回到本县本区服务效力，让他回村筹钱买枪。

田大瞎子派村里游手好闲的老蒋去收款，先生抱着大账、算盘，老蒋背着钱插，先从尽西头敛起，到了春儿家里。

秋分和春儿正为冬天的棉衣发愁。每天从



鸡叫，姐妹两个就坐在院里守着月亮纺线，天热了就挪到土墙头的阴凉里去，拼命地拧着纺车，要在这一季里，把经线全纺出来。一见又要摊派花销，秋分就说：“大秋都扔了，正南八北的钱粮还拿不起，哪里的这些外快？”

老蒋说：“你说这话就有罪，咱村的收成不赖呀！”

“谁家的收成好？”秋分问。

“大班的支谷，下了一亩八斗，你砍我的脑袋！”老蒋说。

“别提他家！”春儿说，“那是大水车的灵验，我们哩，我们这些穷人哩，别说八斗，八升打出来，你砍了我的脑袋！”

“你可有多少亩地呀？”老蒋笑了。

“他地多，就叫他把钱全垫出来呀！”

“人家不是大头！”

“他家不是大头，难道我们倒成了大头？”

“这是阖村的事，这次拨钱是买枪，准备着

打日本，日本人过来了，五家合使一把菜刀，黑间不许插门，谁好受得了啊？”

“打日本，我拿。”春儿从腰里掏出票来，“这是上集卖了布的钱。我一亩半地，合七毛二分五，给！”说着扔给老蒋。

听说山里的枪支子弹便宜，老蒋在那边又有个黑道上的朋友，写了封信，田大瞎子派芒种先去打听打听。当天晚上，芒种就过了平汉路。中午，他走到一个大镇店，叫做城南庄。

从山后转出一支队伍来，稀稀拉拉，走得很不齐整，头上顶着大草帽，上身披着旧棉衣。这队伍挤在河边脱鞋，卷裤子，说笑着飞快地趟过来，在杨树林子里休息了。

芒种问一个妇女：“大嫂子，这是什么军头啊？”

“老红军！”妇女说，“前几天就从这里过去了一帮，别看穿得破烂，打仗可硬哩，听说从



江西出来，一直打了两万多里！”

“从江西？”芒种问，“可有咱这边的人吗？”

“没看见，”妇女说，“说话垮得厉害，买卖可公平，对待老百姓可好哩！”

“怎么火车上的兵往南开，他们倒往北走哩！”芒种又问。

妇女说：“那是什么兵，这是什么兵。往南开的是蒋介石的，吃粮不打日本，光知道欺侮老百姓的兵。这才是真心打日本的兵，你听他们唱的歌！”

芒种听了听，那歌是叫老百姓组织起来打日本的。

队伍散开，有的靠在树上睡着了，有的跑到河边上去洗脸。有一个大个子黑瘦脸的红军过来，看了看芒种说：

“小鬼！从哪里来呀？看你不像山地里的人。”

“从平地上来，”芒种说，“深泽县！”

“深泽？”那红军愣了一下笑了，“深泽什么村啊？”

芒种听他的口音一下子满带了深泽味儿，就说：“子午镇。老总，听你的口音，也不远。”

“来，我们谈谈！”红军紧拉着芒种的手，到林子边一棵大树下面，替芒种卷了一根烟，两个人抽着。

“我和你打听一个人，”红军亲热地望着芒种，“你们村西头有个叫吴大印的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怎么不认识呀，”芒种高兴起来，“我们在一个人家做活，我还是他引进去的哩。现在他出外去了，在牡丹江种菜园子。”

“他有一个女儿……”红军说。

“有两个，大的是秋分姐，小的叫春儿。”

芒种插上去，“你是哪村的呀，你认识高庆



山吗？”

红军的眼睛一亮，停了一下才说：“认识。他家里的人还都活着吗？”

“怎么能不活着呢？”芒种说，“生活困难点也不算什么。就是想庆山想得厉害，你知道他的准信吧？”

“他也许过来了。”红军笑了一下，“以后能转到家里去看看，也说不定。”

芒种说：“那可就好了，秋分姐整天想念他，你见着他，务必告诉他回家看望看望。”

他给芒种讲了很多抗日的道理，时候不早，芒种要赶道，红军又送了他一程，分别的时候，芒种说：“同志，你真能见着庆山吗？”

“能。”红军说，“你告诉他家里人放心吧，庆山在外边很好，不久准能家去看看。”说完，就低着头回到树林子里去了。

芒种一路上很高兴，想不到这一趟出差，得着了庆山的准信，回去告诉她们不定多高兴